

# 我和堃堡的环境文学缘

◆高桦



1998年5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访问内罗毕联合国机构期间与夏堃堡(右)握手交谈。

去年3月下旬,我接到一个电话:“高老师吗?”这个声音听起来有些陌生。我回答道:“我是高桦,您是哪一位?”对方答道:“我是原来国家环保局国际司的夏堃堡。”夏堃堡,这是个非常熟悉的名字,我已经整整20年没有见到他了。

他的电话让我想起了1995年11月,在山东威海举行的国际环境文学研讨会。作为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我是这个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出席会议的有王蒙、张贤亮、刘心武、丛维熙、叶楠、俞天白等知名作家,以及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美国和加拿大的作家。由格平等著名环境学家也出席了研讨会。

因为国际会议,我特别邀请时任国家环保局国际司司长的夏堃堡出席会议。他应邀赴会并作了题为《文学家与环境学家的联合》的发言。他说:“我从小学想当作家,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没有成为一名作家,却成了一名环境学家,但我当作家的愿望一直没有泯灭。有机会,总要写点小文,在报纸上发表……”这时,我才知道,他原来是文学爱好者。他在发言中呼吁作家和环境学家联合起来,为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共同作出努力。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章铮对他的发言作了点评,给予极高的评价。

给我打电话的第二天,夏堃堡来到我家,送来他写的两本书:《环境外交官手记》和《环境外交官手记》。

他说:“20年前我出席了国际环境文学研讨会,唤起了我对文学的热情。但是,1996年我被派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副代表,后来又任联合国环境署工作,十分忙碌。直到2004年退休后,才先后写出了这两本书。您是环境文学的先行者,我就是专程来,请您指教。”

他的态度很诚恳,我接过书认真道:“您的作品,我会仔细拜读,指教不敢当,说点看法还是可以的。”

但让我始料未及的是,他告诉我,最近两年他又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联合国环境署的纪实文学作品,另一本是记录30年来在世界各地所见所闻的散文集。

分手的时候,我送他仲恺的遗著《磨稿斋拾遗》。他说他将认真阅读。

我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读了他的书。两书均为纪实文学作品。《环境外交官手记》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记述了作者近20年环境外交生涯中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包括参与创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参加缔结和实施多边国际环境协议的谈判、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筹备、创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等。书中还描述了作者与多位联合国高官及中国驻外大使的合作和友谊,另外还有一篇描写肯尼亚等国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的散文,呈现了一个环境外交官的多彩人生。

《环境外交官手记》由中国环境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是《环境外交官手记》的姐妹篇。夏堃堡在这本书中继续讲述他在第一本书中没有讲过或讲得不充分的环境外交生涯中有意义的环境文学作品。

我饶有兴趣地读完了这两本书。书中文字流畅生动,内容丰富多样,可读性很强,是高质量的环境文学作品。我给他发微信留言说:“夏司长,我读了您的书了,写得很好,我很喜欢。”

他马上给我来了电话,说“高老师,您的留言我听到了,谢谢您。我现在是一个退休老头,您就叫我‘老夏’吧。”我说:“我叫我‘堃堡’吧。你也别叫我‘老师’了,我比你大几岁,就叫我‘高大姐’吧。”

此后,我们就这样互相称呼。他的两部新书稿,我建议他到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因为这个出版社是文化部主管的一家综合性出版社,专门出版高水平的文学艺术著作,许多作家都在这家出版社出书。我觉得堃堡的书在这里出版很合适。

我和出版社的张编辑取得了联系,向她介绍了堃堡两本书的情况。她说:“你让作者把内容提要、目录和代表性章节的电子稿发给我,出版社领导看了材料以后才能定。”堃堡先把部分书稿发给了我,我看后建议修改和补充,然后将全部书稿发送给出版社。张编辑给我打电话说,她和主编等人初步审阅了书稿,认为夏堃堡的两本书很有意义,文字也很好,有可读性,同意出版,并指定她为责任编辑。4个月后,责任编辑给我打来电话,说:“夏堃堡的两本书已经初步编辑完成,想请您审阅一遍,然后再定稿。”我欣然应允。几天内,我对稿子认真地审了一遍,认为原稿质量很高,无须修改。

去年12月,堃堡的《绿色之旅三十年》出版。责任编辑给我寄来了两册。我一看到书,非常欢喜。全书23.7万字,140多幅彩色图片。装帧漂亮,封面是著名书法家张世俊题写的书名,下面是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奔腾的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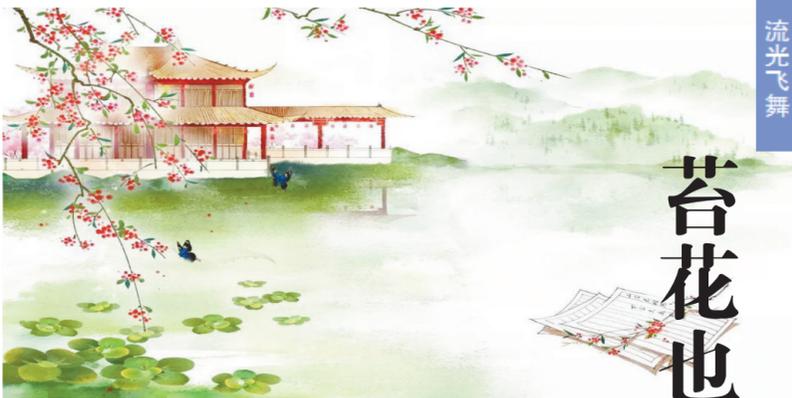
此书是堃堡在30多年环境外交生涯中先后写出的一些散文作品的汇编,记述了他在世界各国见到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迹,那些天然和人造的珍稀奇宝,以及他的亲身体会和感悟。

著名编辑家、作家、《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崔道怡先生为本书作序。他在《序》中说:这部书,内容丰富多样,文笔流畅生动,插图别致鲜活。既是科学的著述,又是文学的读物;既是知识的课本,又是艺术的画廊。

堃堡的另一本书《绿色的行程——联合国环境署履职日志》也于今年2月出版。全书26万多字,140幅图片,书的装帧同样非常精美。这部纪实文学作品,记述了作者30余年在联合国环境署任职期间和在此前后在环境署框架下开展的环境外交和国际环境合作活动,以及他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和曲折。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对联合国机构,尤其对环境署以及它们的决策方法和程序作了介绍,还讲述了与多位联合国环境署高官、中国驻外大使,以及同事和朋友的合作和友谊。

《绿色的行程》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当代著名作家何建明作序。他在《序》中说:本书渗透了各色各样的动人故事,生动、独特和鲜为人知,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我和堃堡因环境而认识,因文学而结缘。我们荣幸一起参与了中国环境文学事业的启动,这是历史的缘分。



流光飞舞

## 苔花也学牡丹开

◆查干

在这个纷繁而艰涩的人世间,高山与土丘、长河与小溪、山鹰与麻雀、骆驼与蚂蚁、皇帝与乞丐,都在相对地存在着。然而,究竟谁强谁弱,谁幸谁不幸,谁笑到最后,都难一定论。对此有发言权的,唯有时间。

昨天,风来雷去,满街的特色口罩,一下子不见了,那些灿烂的青春面孔,和有些衰朽的面颊,都迎向春风,恢复了往日生活的百般常态。

推开楼窗,举目远眺,建设中的“中国尊”仍在增高,周围的楼群,相对地矮了下去。使人不由联想,鹤立鸡群,这个词。往近处看,楼下北护城河边那位园林人,仍在忙碌着浇灌迎春花木,他那桔红色的职业装,倒映在水波上,像一粒烛火。他已是半百之人,不会再长高了,但他一贯的微笑,却一点也没萎缩,不知为什么?每当眺望中国尊时,总能看到他只有一米六五的矮小而结实的身影。他姓韩,我们熟。每当清晨,去沿河散步时,我得到的第一声问候,总是属于他:您早。今天他告诉我,东边那株连翘,昨夜开了,花色依旧,只是比去年新鲜了些,亦厚实了一些。他观察得很仔细,是个有心人,我有些感动,感动于他的质朴与有情。

紫红色的生态步道,被他浇灌之后,越发地精神了起来,让我的步伐也轻盈了许多。可是,有一节地段却没浇水,我好奇地问:老韩,这里怎么不浇水啊?他没回应,只是用下巴指了指:唉。我走过去一看,有一群蚂蚁,正在出洞忙碌着。他说,它们刚刚出洞,冬眠之后的初次劳作,腿脚一定有些僵硬,动作也有些不灵活。等它们回洞休息之后,再浇也不迟。他又笑着说,你别看它小,力气可大着呢,可以举起比自身重400倍的物体,可以拖动它体重1700倍的物体,上学时,老师这么讲,我都不怎么相信,现在信了,它们不仅勤劳,还很团结,亦自信,是意志坚强的一方群体。你信不信?我说:信。我从小也是蚂蚁的崇拜者,没踩死过一只蚂蚁,当然,没看见的例外。说着,我们一起笑。

躯体弱小而心力强大,自信,从不知哀怨和气馁的,不仅有动物界的蚂蚁,还有植物界的小小苔花。有一年,我到阿尔山温泉疗养院疗养期间,到那里著名的火山地质遗迹——石塘林探视。此景区长约20公里,宽约10公里,分布着第四纪时期经过多次火山喷发所形成的地质遗迹,呈现多种多样的熔岩形态,让人首先想到的是:兽与魔。形状怪异,甚至为瘠人。这是一处生命的废墟之地,也是至今稀缺土壤。然而,让人振奋的是仍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植物群。譬如偃松、落叶松、金露梅、银露梅等多样植物错落生长,还有矮杜鹃依石而生,像劈石而立的黄山松,可见生命力之顽强和不朽。然而,最使我惊异的是,那一片又一片的灰色或者深绿色的苔藓。它们,竟然紧贴死亡之石,安然生长。厚厚的,湿湿的,而且开着小小的苔花,使这些毫无生命迹象的石头,有了色彩和韵味。这哪里是什么弱小而不被人注意的植物群,简直是一首生命赞歌,或者可称为英雄部落。整个石塘林,因为有了小小的苔藓和色泽鲜明的苔花而让人误以为,这里是一处童话世界。可叹可赞的是,眼下这些别样苔花,使坚韧与毅力等词汇,有了别样的定义。

说来惭愧,从小喜爱古典诗词的我,竟然对清人袁枚的一首颇具哲理意味的小诗:《苔》,毫无知情。这或许是过分崇尚唐诗、汉赋、宋词的缘故。近日,有一段视频里,一处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在课堂上,集体朗诵这首小诗的情景让我感动不已。是啦,这群孩子,就是一朵朵小小苔花。那位可敬的,具有牺牲精神的老师,发现了这个精神链接,去鼓舞孩子们在艰难的人生路上,昂扬向前,也为此感动了亿万网民。假如,没有这个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人群做铺垫,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去关注这首小诗的。抄录如下:“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可译作:春天明亮的阳光照不到的背阴处,生命照常在萌动,照常在蓬蓬勃勃地生长。即使那如米粒一般微小的苔花,一点也不自暴自弃,一点也不自惭形秽,依然像那美丽高贵的牡丹一样,自豪亦自信地在盛开着。

这,无疑是一首,人生励志的小诗。诗句朗朗而比喻生动贴切,以小见大,以简约进入佳境。除了诗人袁枚,谁又能发现小小苔花,可以像牡丹一样耀耀人间,和人的灵魂深处?它告诉人们,弱小不等于弱志,更不等于弱劣。在生存意义上,苔花与牡丹,是相等的。阳光不可能照彻所有地方,苔花便是阴处生存的一群斗士。它昭示世人,弱可以变强,可以自生,弱可以持有强大的心智。

什么叫做园丁?园丁就是,可以灌输给学子一种伟大精神的人。他,使弱势变为强大,在艰涩的生存路上,自强不息,步步铿锵。这位自愿留在贫困山区的园丁,以他的精神营养,滋养着那些知识饥饿的一代山里人。他以充满哲思意味的生动比喻,告诉孩子们,牡丹可以灿烂着开,苔花照样亦可以微笑着开。本来在自然界,一切生存之物,没有什么大小之分,高低之界,只有自身的生存位置,和信仰坚守之区别。而清代一位智慧诗人,早在300年前,就留给我们如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为他重重地记上一笔才是。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是清朝乾嘉时期代表性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美食家。他离世时,年届82岁,算是长寿之人,据说为他送行的人群,浩浩荡荡。后葬于南京百步坡,世称随园先生。他的作品,我读到的不是很多,这一缺憾,不可不补。凭心而论,就凭他这一首简明深邃博大之作,就可以入史立世,文学史上不能没有他的一席之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看起来很简单、很寻常,细琢磨,却有惊世和启迪人生的精神内涵,是不可多得经典诗句。如斯,可不可以检讨,对它的忽略和漠视,是我们认知方面的一大失误。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是清朝乾嘉时期代表性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美食家。他离世时,年届82岁,算是长寿之人,据说为他送行的人群,浩浩荡荡。后葬于南京百步坡,世称随园先生。他的作品,我读到的不是很多,这一缺憾,不可不补。凭心而论,就凭他这一首简明深邃博大之作,就可以入史立世,文学史上不能没有他的一席之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看起来很简单、很寻常,细琢磨,却有惊世和启迪人生的精神内涵,是不可多得经典诗句。如斯,可不可以检讨,对它的忽略和漠视,是我们认知方面的一大失误。

### 作者简介:

查干,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著有诗集《爱的哈达》《灵魂家园》等,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匈牙利等文字。曾多次获国家、省、自治区文学奖。

## PM<sub>2.5</sub>污染防治知识科普图书出版

雾霾让人变丑?多吃蔬菜水果可防雾霾?在北京建起大功率风扇改善空气质量可行吗?“煤改气”加剧了北京雾霾污染?……由生态环境部科技标准司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编的《PM<sub>2.5</sub>污染防治知识问答(续)》科普图书,将对这些问题做出科学解答。

当前,由于公众获取环保知识的渠道相对匮乏,加之片面性知识和观点的传播,导致一些重大环境问题出现时,公众对事实真相产生疑惑甚至误解,引起不必要的社会矛盾,这对我国环保科普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2013年3月,《PM<sub>2.5</sub>污染防治知识问答》科普图书应运而生,一出版就受到社会关注。

为更及时、深度地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组织有关专家最近又编写出版了《PM<sub>2.5</sub>污染防治知识问答(续)》。续篇增加了专门的谣言解读篇章“谣言与真相”,针对社会流传广泛的18个雾霾谣言,用科学还原真相,力求发挥科普“谣言粉碎机”的作用;关于雾和霾的界定、雾霾预报等公众关注的热点,续篇一一进行了解读。另外,还向公众展示了最新的污染防治进展和科研成果。文雯

## 来一场『书山论剑』

◆徐燕



书名:《书山问道:文化·文学·艺术阅读札记》  
作者:陈华文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3月

《书山问道:文化·文学·艺术阅读札记》(以下简称《书山问道》)一书日前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公开出版。这是作者陈华文自2016年以来,继《最是书香》《家国书事》之后,出版的第三本书评集,为读者领略文化之真、文学之善、艺术之美,提供了一张“素描图”。

作为一本文化、文学与艺术书评集,《书山问道》共分四辑:中国文化观察、西方文化管窥、当代文学浅论、中西艺术初探。20余万字的书稿,在不同的篇章中,时而理性分析,时而激情表述,恰似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书山论剑”。在作者看来,文化、文学和艺术之间,血肉相连、精神相通,撇开文化看艺术,或

者撇开文化谈文学,都是片面和不完整的。

作者在《书山问道》“自序”中这般写道,他把阅读比喻为书山之旅,时而扮演成地质工作者,探寻书山中的富矿;时而把自己假想为修行者,心无杂念地追问人文之道。

书中,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态及其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点出了西方文化强大背后潜藏的各种危机,勾勒了当代文坛林林总总的现实生态以及容易忽略的文学角落,分析了中西方绘画艺术在审美方面的差异性,以及好莱坞电影背后鲜为人知的意识形态博弈。

书作者陈华文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早在2012年,负责学校党委宣传工作的他就意识到,不仅要做好学校宣传工作,更要在书香社会建设中奉献智慧和智慧,彰显读书人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于是,他把阅读写作兴趣和全民阅读推广结合起来,针对各类新书好书撰写书评,坚持不懈地在国内外报刊发表。

2016年4月,陈华文出版第一本书评集《最是书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本书被评为同年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2017年6月,作者接着推出第二本书评集《家国书事》,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在本书中,作者认为书评这种文体,主要发挥了3个作用:一是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繁荣;二是可以引领读者如何去选书,如何有效阅读;三是在报刊传播、出版机构和广大读者之间,架起了沟通互动的桥梁。

他认为,真正的好书评,主要是以评论为主。既然是评论,书评人就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见识,不是被书牵着鼻子走。书评人也要有骨气,不能受到各种人情关系和利益的影响,有一说一。

在陈华文的眼中,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个有温度、有气息的生命个体,阅读“营养丰富”的书评,和阅读好书一样,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收获,如同和智者对

话。尤其是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新近出版的好书,他特别有阅读和评论的冲动。

写书评在他看来,要很下阅读的功夫,先是“吃书”,然后才是“评书”。写作要抱着严谨求实的态度,优秀的书评,不仅能够“跳”出书的本身,展开独立评论,阐发个人的思想、观点和主张,这是知识积累的第二次创新。

“阅读对现在的我而言,首先是一种兴趣,其次是精神生活的需要,只要有好书可读,我就满足了。我之所以出版书评集,就是想为人们的阅读提供一个参考路线图。”陈华文如是说。